

盧瑋鑾教授 主講  
沈 舒、陳露明 整理

## 簽名本的多重意義

——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的演講

### 前 言

各位來賓，今天我到這裡來，不是以作家的身份，也不是以學者的身份，而是以一個愛書人的身份來跟大家講講以下的題目：《簽名本的多重意義》，這是為了配合在南洋理工大學舉行的「中國與新加坡現代作家簽名本展覽」而設的。

### 一、愛書人對簽名本的情意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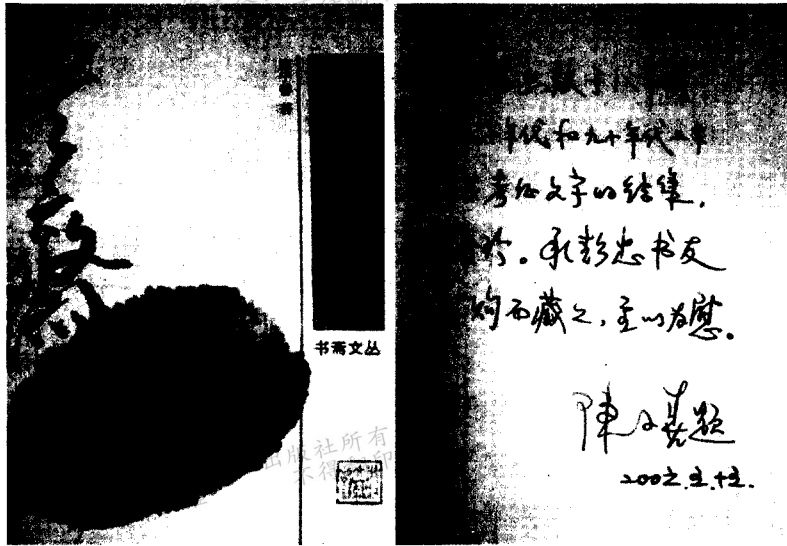
書籍簽名本當然是很有意義的，但我們先不談簽名本，我想先說說有關愛書人對簽名本的情意結。愛書人對書本來就有解不開、斬不斷的情意結。剛才陳漱瑜教授提到，明星花很多金錢，不惜工本去買化妝品；那愛書人呢？他們是不吃飯也要買書的！幾十年來，我買了很多書；到了退休，把書全數送出去，以為日後跟書再沒關係了。誰料每次經過書店，雙腳不其然地跑了進去，東翻西看，手呢？自然掏出錢來！愛書這個情意結真是很可怕。我今天要說的內容，並沒有什麼理論根據，只是我幾十年來的一些愛書經驗。我先介紹一些人，他們都是愛書的人，看看他們對簽名本有何感覺。

#### 馮亦代

第一位要說的是馮亦代先生。他既是翻譯家，也是作家。晚年曾替一位年輕藏書人寫了一篇序文，他說如果找到朋友題給他的贈書，就會「心頭怦然」，皆因「友情得來不易」。朋友簽一個名，送一本書，當中貯滿了「友情的題字」，使他「為之神往」。藏書，事實上是收集「歷史和

## 城市文藝

因之而派生的感情」。書籍本身當然有其歷史記載，但如果再附有簽名，那就更加不可多得了，因為包含了作者與收書人之間的關係。幾十年後，收書人再翻開那本書，看見贈書人的簽名和題詞，心裡真會突然「怦然一跳」。這是人、書和題字之間一份十分飽滿的感情。



### 唐 弢

左：陳子善《文人事》書影 右：陳子善《文人事》題字

大家都認識中國現代文學的大藏書家唐弢先生吧。唐弢先生的藏書現在全都送了給中國現代文學館。據研究者說，他的書有一個特點：別人簽名的本子最多。據非正式統計，大概有六百多種。唐弢先生曾說，他很希望自己的藏書有作者的簽名，所以買書後會請朋友簽名。此外，他買書時也會特別注意有簽名的本子。現在坊間可以買到幾本關於唐弢先生藏書的書，有興趣的話，可以找來看看。

### 金 峰

年輕人金峰，他不是學者，只是一位普通的工人讀者。他忽然想到：「哎呀，我買的书，要是都能找到作者給我簽名，不是很有趣嗎？」於是他拚命買書，然後去找那些還在世的作家，請他們簽名。兩年多，簽了六百多種，可真不容易啊！他其實不認識那些作家，卻去敲他們的門，那些老作家大概也不認識他，但是有年輕人喜歡自己的書，不是很高興嗎？所以也跟他交朋友。雖然有些老先生已經

去世，但是書中珍貴的手跡都凝聚著金峰跟老先生的深情厚誼。簽名本記載的是人情，馮先生說的是情，這位年青人說的也是情。這並非物質的問題，而是情的問題。因為愛，所以珍惜。

## 二、研究者可用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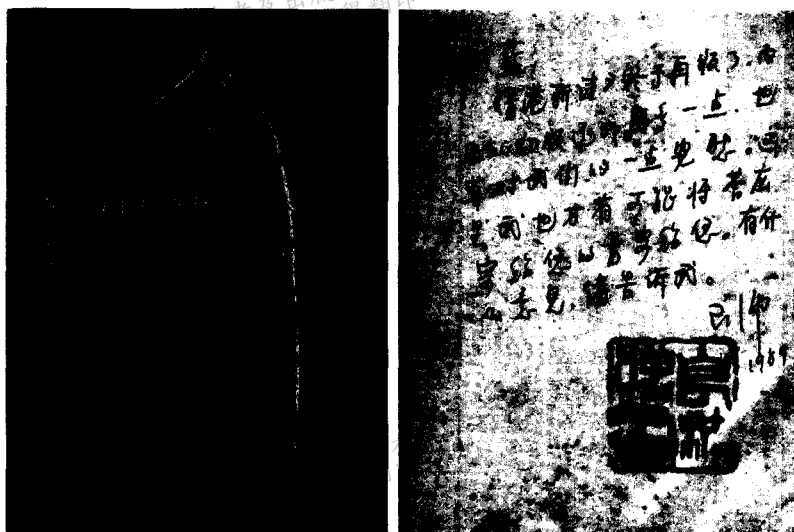
### 1. 作者自題，表白寫作動機、心跡

我是愛書也用書的人。對研究者來說，簽名本有意想不到的好處。怎麼說呢？你們看看，有些作者在題書送贈別人時，往往會把自己寫書的動機和寫文章時的內心世界都寫在題字裡。偶爾我會用到這些書，就是利用作者題簽的資料來幫助我的研究。大陸現在出版了很多有關書影的書，我很高興，因為買不到原書，看看書影樣子也很好，就好像那些追星的人，看不到明星本人，買張照片看看也很好，也是同一道理。

### 陳子善《文人事》（1998年）

彭忠是另一位年輕藏書家，同樣買了很多

書。陳子善也是一位很著名的藏書家，愛書人大都認識他，很多現代作家的珍貴佚文，例如張愛玲年輕時候寫而尚未入集的作品，都是他在舊刊物中找出來的。彭忠很佩服陳子善先生，便請他簽名題字，陳子善很客氣寫道：「此書出版於八年前，係我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葉所寫考證文字的結集，敝帚自珍。承彭忠書友不棄，購而藏之，至以為慰。」他稱彭忠為「書友」，而不是「朋友」，就是因為他倆因書而交往，反映了一種關係。看見這本書的題字，就可以知道這本書是陳子善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所寫的，這便有根據可查，知道他那段時間在考證什麼。要是研究陳子善的話，這條資料便很有用。



左：周良沛《香港新詩》書影 右：周良沛《香港新詩》題字

周良沛《香港新詩》（1989年）

香港詩人鄧阿藍，我想在座各位對他可能沒有什麼認識，我對他倒很有興趣。阿藍在香港是一名巴士公司職員。很年輕就開始寫詩，是著名的香港詩人。那他跟誰交往呢？周良沛先生。周先生是四川人，是中國詩人。他倆怎麼認識我不知道，但是周良沛在一九八九年前後編了一本《香港新詩》，因為那是第二版，所以他在給阿藍那本詩集題字說這本詩集「終於再版了」。因為新詩在很多地方都不好賣，「終於」兩個字表示「熬過去了」、「還是賣完了」的意思，表示了一種詩作出版物的生存

狀態。還「印多一點」表示銷路比較好。然後就是強調能夠把書賣出的「安慰」。書賣出去，表示香港的詩還是有人閱讀的，還是有人要看的，這讓他感到安慰。他還說到現在因為出版第二版，才能把一本送給阿藍。阿藍是詩人，選集中選了阿藍的詩，所以周良沛寫給阿藍：「有什麼意見，請告訴我。」這本書我是在舊書攤買到的，這裡有點奇怪，因為阿藍還在香港，周良沛還在四川，偶然也會到香港，我不知道這本書為什麼會落在我的手裡？這裡也許埋藏著一本新詩的淒涼經歷。

### 蔣芸《熱線》（1976年）

接下來，這位作家你們可能不太認識，是從台灣到香港定居的女作家蔣芸。《熱線》這本書是她剛剛從台灣到香港時，香港的出版社給她出版的。你們知道，印一千本書，可能就有五百本被銷掉，沒有人要便把書銷掉。我很早便買了這本書。有一天我看見蔣芸，那時她已不大寫作了，那天我就把她的書拿給她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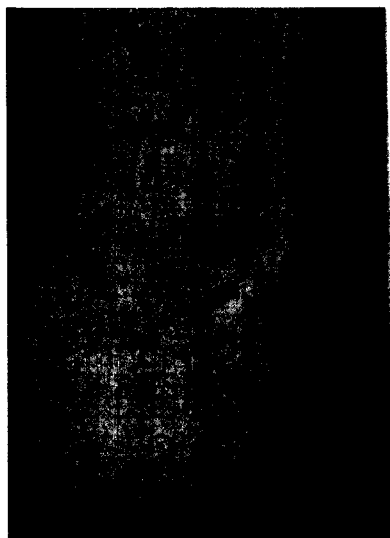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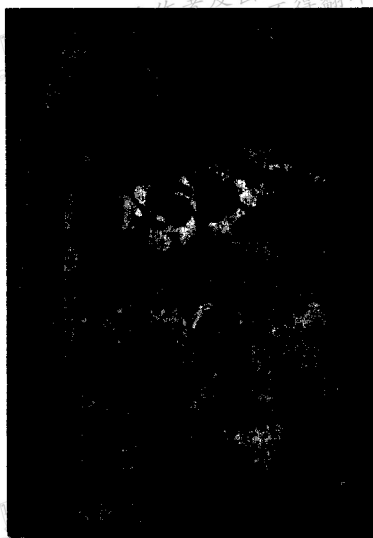
## 城市文藝

她就這樣說：「四十年前舊作再出土令我汗顏。」這就是一位作家從事了別的職業，四十年後再看到自己的作品的感嘆。這樣看一本書，會否忽然覺得它有了感情？有了個性？如果繼續追查，也許還有一位作家在商業社會裡變成另一行業的人的故事。

### 周蜜蜜《蜜意》

(2000年)

其實我不太願意送書給人家，你珍之重之的送給人家，但是，……這本書——周蜜蜜的《蜜意》，是我最近在舊書攤花五塊錢買的。周蜜蜜是香港兒童文學作家，也是散文家。我把這本書給周蜜蜜看，周蜜蜜說：「二〇〇七年六月廿八日在小思老師家『奇遇』此書。」這當然是「奇遇」，因為這本來是她送給某先生的，現在居然在我家裡。書不是偷回來的，是買回來的！所以她很驚訝。這倒也值得驚訝，因為她剛剛送給人家，居然就在我的書房裡，所以她很感慨，說：「書世界亦因人結緣。」「原來如此」，她本來要送給一個人，現在竟然在我手裡，這不是緣份嗎？她還說得了「一悟」，我不知道她還「悟」到什麼，或許是以後不要送書給人家，你喜歡就自己買吧，可能就是這樣吧。這是不是很有趣？我們暫且別說做研究，我覺得要是每一本書、每一個簽名、每一個題詞都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這本書就具有多重的意義了。周蜜蜜最後還謝我買了這本書回來。



左：羅孚《風雷集》書影 右：羅孚《風雷集》題字

### 羅孚（辛文芷）《風雷集》（1959年）

這本《風雷集》是文化大革命時期，香港《大公報》（一份左派的報紙）一名總編輯奉命撰寫的批判文章。他化了名，寫了許多反抗的文章，在報章上發表，然後結集成這本集子。時間過去，大家回頭一看，原來是一場鬧劇。這位老先生倒沒想到我會把他的書買了來請他簽名。我是什麼時候請他簽名的呢？就是在他因叛國罪被抓到北京囚禁了十年後，獲釋回到香港的時候。他因為愛國，寫了很多文章支持國家，後來卻被囚禁了十年。他回到香港，我把這本書給他看，他感慨萬千。書名叫《風雷集》，就是引龔自珍的「九州生氣恃風雷」，接下來的題字是：「狀語豪言何補哉！」還有什麼補救呢？說什麼謊話？十年過去，大家都知道結果了。他於是寫道：「今日重讀，只覺書名可取。」他的筆名叫「辛文芷」，關心香港的人都知道，他就是《大公報》和《新晚報》的總編輯羅孚先生。「新聞

紙」就是報紙，他就用這個筆名來說明。你們看，這裡不也藏著一段愛國人的故事嗎？

### 杭約赫贈唐弢《火燒的城》（1948年）

唐弢先生的藏書裡藏有一位很重要詩人的作品，也是後來設計書畫集封面很著名裝幀家——杭約赫。他說：「這是一本寫得蹩腳，也印得蹩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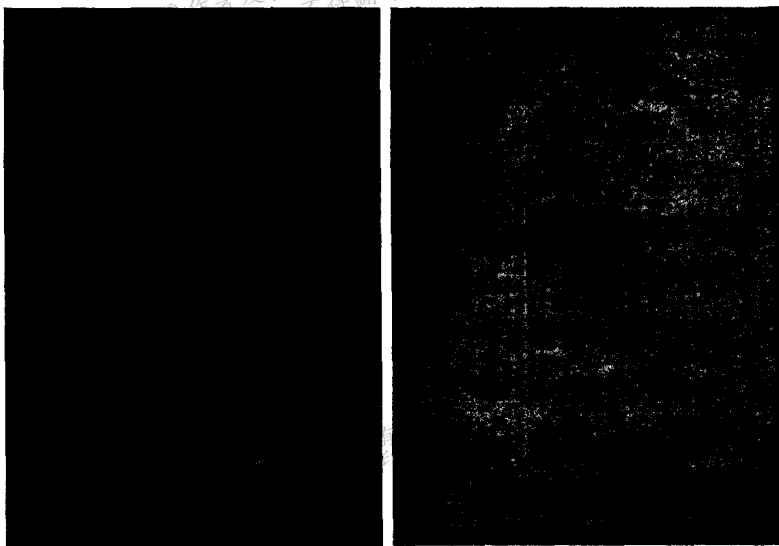
的小書，但既然印了出來，

也只有厚著臉送給朋友們來討教了。」他又表示如果將來有機會印一個比較好的，那時才彌補由於匆忙和懶惰給朋友帶來的眼睛災難。這不僅很幽默，也顯示出他跟唐弢先生的關係很密切。我認為如果可以從題字看出那本書跟作者和受者之間的複雜關係，這是很有趣的事情。

## 2. 從題簽中見贈者與受者關係

### 蕭乾贈戴望舒《小樹葉》（1937年）

這本《小樹葉》真是十分重要，差點害我要進醫院。有一天，我到一家舊書店坐，書店主人陳先生對我說：「今天我要送你一本書，是送的不是賣的。」他一給我打開，我激動得差點真是心臟病發，嚇得他們要死。三十年代中國作家在香港的文學活動是我其中一個研究重點，我做夢都沒有想過，手上握著的竟是兩位大作家，蕭乾送給戴望舒的簽名本，是蕭乾在他自己的書上簽了名送給戴望舒的簽名本。你看，他們兩位當時還在香港，看到「香港」



左：蕭乾《小樹葉》書影 右：蕭乾《小樹葉》簽名頁

兩個字，我的心臟病真是不發不行！這本書是去年陳乃森先生送我的，我很感謝他，因為他說：「如果我要賣出去，一定很貴。」但他又說：「我知道你是研究這範圍的人，就送給你吧。」這裡有很好的證據，證明戴望舒和蕭乾二人在一九三八年同時在香港，二人都在香港編報紙的副刊。戴望舒編的是《星島日報》的副刊，而蕭乾則編《大公報》的副刊。蕭乾把這本書送給戴望舒後，就離開香港《大公報》去了英國。所以，這些都是很好的佐證。如果我們這樣去看一本書，我們就會像做夢一樣，忽然投進了三十年代，兩個人都在我面前。這種感覺很實在，我到現在仍然感到很激動。

### 侶倫贈夏衍《島上》（1930年）： 雙城文藝關係

剛才那本書我不費一分一毫，這本卻是真金白銀買回來的。我是研究香港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源關係的。我手邊有一本《島

## 城市文藝

特稿

上》。香港這個地方，書出版了，賣不完就銷掉，三十年代沒有什麼人注意這些現代文學的東西，也沒有人會把它收藏起來，所以要找二、三十年代在香港出版的文學雜誌，真是比登天更難！三十年來，我陸陸續續收買了一些。我收藏了《島上》的第二期。這份雜誌只出版了兩期，辦雜誌的人就星散到別的地方，轉業的轉業，幹別的事情的幹別的事情，但是這群人為什麼要在1929年的時候出這種雜誌呢？他們那時是什麼心情的呢？我想，如果能找到這份雜誌的創刊號，說不定能找到一些創刊宣言，便能知道這群人為什麼在香港這個地方，居然出版這種犯不著要出的東西。另外，我一直在想，這群人在香港沒有什麼影響力，為什麼會辦現代文學的雜誌呢？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很多人研究上海跟香港的雙城關係，就是說香港的現代文學其實是與中國上海學習的。有何證據呢？這本雜誌是去年我在網上用一千塊錢「搶」回來的。我從來都不做這種事，但是為了香港文學，我願意做。還有一點很重要，你們知道那簽名是誰的？正是雜誌的編者——侶倫。他簽給誰的呢？沈寧。沈寧又是誰呢？沈寧就是夏衍的筆名。當年夏衍在上海，侶倫把第一期出版的雜誌，從香港寄到上海請他指教。這是很有力的證據，證明侶倫跟上海的文化人有密切的關係，所以這本書我必須拿到。我大概會「摸」它一年，之後就會把它送到圖書館去，因為這都是公器。這些東西，你不買就沒有了，買到這本書可算是我這幾年來最得意的一件事。

### 三、收藏者特意要求作家、編者解題

#### 許杰《華僑努力周報》

我剛才不是說我也請過羅孚先生簽名嗎？然而，我只是鬧著玩，我說：「你現在重看這些文章有什麼感覺啊？」只是跟羅先生開開玩笑。但是有些收藏者，他們在研究方面真是有此需要。上海圖書館有一位張偉先生。二十年前，他是上海圖書館書刊部的負責人。他真的很誠意，我八十年代初到上海，他來找我，說：「李輝英先生是不是在香港？我手邊有他年輕時候編的一本雜誌。我想請他簽個名。」於是我替他帶回香港，可是李輝英先生那時已經很老，因爆血管癱瘓了，不能動筆，所以我就把書原原本本還給張偉先生。後來我發現他一直在作這樣的事。

這次我來新加坡，特意找來一本跟南洋有關的雜誌給大家看看。這是上海小說家許杰編的一本雜誌——《華僑努力周報》。許老先生幾十年以後看見自己年輕時編的雜誌，十分高興，他在上面題了很多字。他的題字提到三個人的名字，他們曾經編過這份刊物，然而他們的名字卻沒有在這份刊物上出現過。研究的人要是看到這段題字，必定十分高興，因為我們常常不知道刊物是誰編的，現在知道了，當然高興。還有，這是福建華僑在菲律賓辦的刊物，一年後搬回上海繼續出版，這就反映了三地的關係，也可看到收藏者如何有意識地希望找到當事人給他的藏書說明一下，這是一個很好的研究方法。

#### 凌鶴編的左派電影雜誌

我不認識凌鶴，他本來在上海搞電影雜

誌。張偉曾把凌鶴編過的一份雜誌請他在上面題字。你們看見書裡面有一封信，這是凌鶴給魯迅先生寫的信，信中提了很多問題。原來這本電影雜誌是三十年代凌鶴編的，屬左派雜誌。三十年代國民黨不許他出版，他就以「不受審查的試刊」形式出現，就是不拿去送審，然後「試刊三期」，就只有三期。所以，他說看到三十年代自己經手編輯的東西，感慨良多。此外，他說他在文章裡引了魯迅的一封信，那封信對田漢有一些責難之詞。你們如果仔細看，可以看到信裡有個空著的地方，那裡就是魯迅提到田漢的地方。他怕惹是非，就用白紙條把那行字蓋了。研究的人碰到這種情況，就很生氣，研究者最恨這種「擅自塗改」情況，他自我檢查！他說：「留下空白示意。」你蓋了起來，我怎曉得你這是什麼意思？所以我覺得這很有趣。還有一點，他說：「你不知道『若英』是我的化名嗎？這篇文章本來就是我寫的，不過我用了筆名而已。」做研究的人都知道，我們最怕作家的筆名，多得不得了。如果他是備受重視的作家，尚且會有很多人會去替他翻查筆名；說不上出名的人，忽然有那麼多筆名，叫研究者如何找？茅盾三四十年代在香港，用了七十多個筆名，那我看了他的文章也不知道是他寫的，由於他著名，後來才有人為他的筆名做工夫。

#### 四、自用書的簽名本，可見專藏興趣 金 庸（查良鏞）

有些人買了書以後便在自己的書上簽名，幾月幾號在什麼地方購買。我以前也是這樣，

現在不敢了。因為我怕把書丟掉後不知它會流落到什麼地方。我在香港買到很多金庸的簽名本，這是從前的事，不是現在。為什麼呢？他從前是在電影公司工作的，買了很多關於電影理論的書。他後來寫武俠小說，把從前買下的電影書整批賣到書攤去，所以我便可以買到。由此可見，金庸有一段時期在電影方面很有興趣，這是很有力的證據。

#### 余思牧

有些人，他們的簽名很奇怪。你們看見這本書——《談契訶夫》的簽名在什麼位置嗎？是在書背面靠邊的地方。這本書，我用了很低的價錢就能買到，因為賣書的人不知道這裡有個簽名。所以淘舊書的人應該面無表情，就算找到好東西，也要裝作沒什麼，這個我不要，但其實十分緊張。起初我也沒留意到這個簽名，只是因為這是巴金翻譯的書，現在已很難找到，很罕有，而且價錢竟又這麼便宜，於是便買下來。買了以後一翻，看到後面的簽名，誰的呢？就是文化大革命期間，巴金還在受苦受難的時候，已經開始在香港研究巴金的余思牧先生，是香港最早研究巴金的人。他的簽名，平常人認不出來。我是因為跟他通過信，才認得他的簽名。所以要淘舊書，記性也要好啊！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人家簽名簽在這個位置。

#### 今聖歎（程靖宇）

這本書是台灣出版的曹汝霖回憶錄——《一生之回憶》。我買的時候發現書後竟然有藏書人今聖歎在書末白頁上寫的一封信。今聖

## 城市文藝

特稿

歎是香港雜文家，本名叫程靖宇，在香港中文大學崇基書院歷史系教書。他看完這本書後，便寫了一封信給柳存仁先生。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會寫在這裡，說不定他打算寫完後便把整本書寄給柳存仁先生。這是他看完這本書後的感想，也就是閱讀報告，他寫完後本來是要請柳存仁先生看的。這本書我也是在舊書攤買到的。他老人家一去，兒子就把他的書賣掉，所以我能在舊書攤買回來。這封信可以看到藏書的人怎樣看這本書，他有一些很重要的觀點都放在裡面，所以我常常對圖書館的負責人說：「你如果收到一批書，裡面打開有一張紙條，千萬不要扔掉，因為裡面可能就是那位讀書人一生看這本書的一些最關鍵的見解」。許地山先生有一批書給賣到澳洲去，澳洲的大學圖書館收藏了這批書。後來，香港大學有一個研究生到那邊去，看見許地山先生的書，翻開來，裡面居然附了很多許先生看這本書時寫下的筆記。那張紙他就影印回來了。圖書館的管理層是否能及早注意到這些東西也很重要呢。

## 市場中的善價而沽

到了現在，愛書的人如我們都沒資格買書了。因為最近十年，舊書在中國大陸極受注目。許多人都愛書，有錢的人愛書就不得了，他們不計較地去拍賣場競拍，什麼好書，他們有的是錢，就買了。剛才提到的那本《島上》，一千塊錢已經算便宜了。他們可能不知道侶倫是誰，認為香港東西沒有什麼寶貴，搶到一千塊錢便停手，這我才能買到。中國最近

流行網上拍賣，從前我在香港買五塊錢可以買到的一本書，他們可以在網上拍到意想不到的高價。你說，我們這些較窮的愛書人是不是注定失戀？1991年一本有編號的巴金簽名本的拍賣價，最初我以為我看錯了，有那麼多個零：13,600塊錢。現在越來越多人知道簽名本的好處，所以很多作家現在都舉行「首發式」，即是首發當天，作家在書局替排隊買書的讀者簽名，每個人都可以買一本書給作家簽名。這其實很好，表示那個讀者喜愛那位作家的書才會願意這樣做。另外，書店認為簽名本可以賣得貴一些，於是他們就拿書給作者簽名，簽名以後就拿到書局裡去賣。我在香港也買到姜德明先生簽了名的書，書價也抬高了。那就表示作家的簽名值錢。愛書的人如果買到一本好書，然後讓作家在上面留一點筆跡，幾十年後摸一摸那些痕跡，勾起從前一些情誼和回憶還是值得的。

（整理者附記：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與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圖書館於2008年4月10日至5月9日，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聯合舉辦了「中國與新加坡現代作家簽名本展覽」。開幕典禮於2008年4月10日舉行。為配合以上展覽，南洋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與南洋理工大學圖書館在開幕當天下午，舉辦了一系列中國現代文學講座，分別由陳漱渝教授、盧瑋鑾教授、梁文福教授主講。本文稿依據盧瑋鑾教授之講座錄音整理而成，經盧瑋鑾教授審閱定稿。）